
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六十二

明 吳寛 撰

墓誌銘一十一首

吳府君墓誌銘

民日滋繁俗日滋降雖平日號士大夫者矜誇矯詐相習以非相尚以利曾不為怪何望乎閭里之民哉吳府君寛之從母之夫也少失問學不求聲聞以故不得列

於士大夫而為閭里之民然而考其平生士大夫或有
媿者性直率畧無緣飾見有作偽者駭歎曰彼何為然
中少容言出輒衝人人以其無他亦不之憾其論事必
自本之末纚纚不已然過非所知者雖同席終日嘿然
無一言亦嘗與人貿易物無二價而一錢尺帛取予必
當至於治家屋廬儉而必完什器朴而必整不然曰吾
心不安也其為人蓋嘗論所謂直愿而信漢書所謂悃
幅無華者歟府君諱能字景賢長洲人世有善譽父文

華亦謹慤人也母鄒氏繼母陳氏府君生二歲喪母長於祖母宣氏與其姑之力既壯與先君修撰公同娶于張先君之德厚矣然必慎所與故平日非府君莫與計事一觴一豆必相對乃樂嘗曰吾二人雖友壻而姓同殆兄弟也府君亦曰吾生與居同巷死當葬同原後不幸先君下世府君哭之慟又二年為成化十三年二月壬午而府君亦卒年六十五素不諱死既病凡送死之具悉自區畫及病甚精爽不亂曰吾其逝矣遂卒娶張

氏有賢德二男子曰謙曰詳孫男一曰會女一府君處世雖寡合而獨厚於倫理念祖母嘗保護巳祖母没哭之幾喪生親戚貧而病者尤加問遺而與家人處歡如也卒之歲寛以先君之喪例赴京師歸哭之將葬謙等謂宜有銘寛以府君之德不甚表著宜刻之墓上乃碣而書之雖然寛何忍執筆哉以卒之歲九月癸酉葬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之原東距先君之墓百步銘曰

三代已遠孰為古人一廛獨受孰匪凡民有位弗得有

德弗泯蓋墮甑之孟敏必郭泰而後學如耕谷之子真微揚雄而無聞則知委巷之中衡門之下遺逸之者未可一二而云死者不作有封維墳纍潛發隱可無刻文

陸宗博墓誌銘

長洲陸宗博以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巳丑卒年四十二初其病也里之人相率走神祠祝曰幸活陸君以終惠我及卒皆彷徨無依至有泣下者曰公家徵需甚亟吾等疲矣安得庇我如陸君者及歲漕粟緑輸納以破産

者比比安得貸我往役免我出息如陸君者且吾等水澤之民也歲若澇荒有司不盡以為災安得出粟貸償不幸災自利如陸君者其言流聞城市知其事者信之以又明年正月壬午將葬君于邑西福壽山之原其子完奉南昌太守張君汝振之狀來乞銘南昌與君中表兄弟也其言宜實則視其狀適與所聞者合予乃歎曰宗博一布衣耳徒為郡縣推長田賦能施惠于里人遂致人悲慕如此彼有禄位操生養之具者民反欲推之

去甚者以死祝之其有媿于君也哉凡君平日於人危
急率救卹之不係於賦役者尚多故言出能使人信服
公事易完而私爭易決其卒也宜人悲慕之如此也陸
為郡中著姓系出吳大司馬抗在宋有曰千九朝議者
始居陳湖之上四傳為仲祥以力田大其家仲祥生文
伯文伯生守道守道生起敬累世事行具載家乘起敬
娶周氏年踰四十以無子憂一夕夢其先人抱一兒遺
之曰以此嗣汝亢吾宗者必此兒也已而得君其諱溥

字宗博別號心耕少則謹厚溫雅有鉅人度稍長其父母與其所生母夏相繼而没治喪能黜浮屠氏法一用古禮鄉黨已賢之他日乃約其弟宗涵恊力治家而躬儉朴以率其下家益振起如前人規模於是宗涵亦壯矣錢帛無私藏飲食必共享其怡然相愛有崔孝芬孝暐遺風至其推孝友以待族人者恩意尤厚嘗曰人惟以祖宗之心為心則族人何疏戚之有故衣食居室待君而具者數人其年始四十即邑中治别第將謝家事

日從賢士大夫開尊俎閱書畫以爲樂然不幸卒矣娶
華氏處士惟德之女男子三人曰完郡學生娶郭氏曰
宜聘惠氏曰守尚幼女子三人長適范璋次適孔彦慶
次在室銘曰
君子之澤或流于國或被于鄉身有崇庳澤有短長有
如陸君惜無位矣而復蚤亡雖然其志則行其名則揚
其遺于後人者尤不可量顯者一時壽者一世惟可稱
述雖死不逝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蘇之嘉定有以兄弟同登鄉貢者徐德充德宏也已而德宏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德充獨不偶乃益發憤讀書以必取甲科為期他日四方名士相與講易京師號麗澤會君在會中陳經傳指摘隱奥幾無遺義為文章輒能得所謂主意者士後多中高第為顯官而君竟以貢士卒于家年止四十五君諱忭其字德充先世為汴人從宋高宗南遷至嘉定之黄渡家焉族屬蕃盛遂為

東吳大姓有諱俊傑者生子英以高年受章服之錫子英生承事郎述娶陳氏生君兄弟三人其仲即君也少秀敏善記誦學書有法出諸生中既長為同邑朱近仁贅壻朱遣代繇一辱庸吏慨然與其弟謀為舉子初學于范僉憲誠夫習程文志專而功密邑大夫才之將薦之京辭不肯就業成當天順壬午歲卒以明經登鄉貢云君為人有氣岸議論侃侃其色毅然若不可近然平生交游之士亦多海內其治家嚴整每謂推之天下事

不足為而事業可坐建蓋其自許也可謂重矣使其不死得當一官守一職不知其所就何如也君卒以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將以又明年二月十五日葬于嘐城西項涇之陽時德宏以御史出知樂陵以書來曰吾兄不幸天死非執事銘無以慰吾之悲敢為之事狀以請於是君之子琨奉書若狀再拜泣告予辭之復再拜予不得而辭也蓋德宏之愛其兄琨之愛其父拂之不可而況予與德宏有鄉里斯文之好者乎君之配

曰朱氏生一子瑜側室胡氏生一子即琨女一適陸堂

銘曰

馬不可以守閭亦不及以駕車望千里而至只曾跛鼈之弗如水曲兮交衢御者兮踟躇抱吾才兮安吾命幸不失其馳驅

李君信墓誌銘

予少與居同里而學同師者施君煥伯一人而已煥伯今歲來試禮部每過予坐輒談及里中事至於存沒盛

衰之際未嘗不歎息也葢數十年來若李氏其尤可歎者君信李氏之佳子弟也名瑞其字君信別號志隱其先本京口人宋南遷避兵入吳中遂留家焉家故饒於貲壓肆聯比人蹟閧然其叔祖惟中亦嘗仕為工部郎中一時號稱盛族君信既生豢養且少姿容端厚舉止安舒出入閭巷閭人多指目之嘗選入鄉校居一二歳謝去專以養親治家為事時君信年尚少見族人或不能自立者慨然有遠游服賈之志南抵甌閩北至京師

凡行數千里未嘗以勞苦客居纍歲亦未嘗有過舉既歸益督僮奴治生業居則量物貨出則置田畝家卒賴以不墜人尤稱羨之君信既有力於李氏嘗曰吾豈顓顓為一家溫飽計者惟學而致用乃吾先世之事而早歲之志也因遣其二子皆入郡學方日夜程課之以冀其成而君信以疾卒矣年止四十七君信為人寬厚有容惡聲暴怒不見於口面人或犯之反引咎自責其人後亦多悔至於宗族親戚施之恩意尤多好讀史於古

人賢否得失輒從其弟子道之以為勸戒曾祖孟輝封
工部主事祖惟孝父公紀皆不仕母馮氏其娶王氏大
理評事世英之女先卒子男二人曰鵬曰鶤女一人許
嫁張杞孫男一人其卒以成化十九年正月三日以明
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十三都黃山先塋之次於是煥
伯致二子之意出其狀請銘其墓予固君信里人也乃
以其可歎者書而為銘曰
孰保其存而不沒孰還其盛而不衰此可以力致彼可

以數推君能致之人能推之可以無憾庶安于斯

陳汝中墓誌銘

君諱綸字汝中世為吳人自高曾而下咸有隱操父仲禮府君尤負謹厚稱母沛國朱氏生男女五人君最長為人容貌俊偉襟度灑然喜飲酒仲禮早以家事委之事雜然于前君區處有餘力而飲酒不廢客至相與嘯歌投壺盡歡乃已然其治下頗嚴家多傭保臧獲輩聞君謦欬聲雖素惰者亦起趨事仲禮卒而產業弗墜者

以有君也好舉義具飯飢槥死一歲中不知幾人嘗大雪見產婦水濱流血被岸君就問之其夫曰我泉之晉江人也從戍東魯南還同舟者以婦免身為不利也棄諸此君惻然呼歸其家爇薪作糜活之凡月餘其夫泣拜于君曰微長者吾夫妻子母三人幾不免及辭去復贈之金錢若干作道里費逾年使人持一通文來謝稱之曰恩人云君所為蓋如此娶葉氏生子男三人連一月死女二人嫁袁綸唐鼎其卒以成化二年九月二十

七日年四十三遺言以弟紀之子壄爲後始君抱疾更數醫治之不效然其勢未劇也有以浮屠善醫薦者君惑其說求速愈而已取其藥飲之嘔血一升遂死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夫醫以用藥藥以攻疾疾不能去而反以致死則亦何以醫藥爲哉彼浮屠者庸妄人也目不知醫經口不辨藥性指不察脈候人之虛實病之久新一切置不問而惟且藥攻擊之其殺人蓋亦多矣而君不知復罹其毒嗚呼惜哉醫之

過也樂之罪也而尚何咎哉自君之死世之服樂者可以戒矣弟紀將以某年月日葬君于吳縣至德鄉雞籠山之原寛其女弟之夫也刻石于其墓而系之以銘曰

維天福善于古有聞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嗟嗟汝中曾不獲下壽孰謂于其身亦既無一子孰謂于其子孫豈古之人不信而今之天不仁不然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其莊周之云也乎

周以節墓誌

以節諱謗吳葑門周氏祖曰文昱父曰叔能皆以謹約稱里中母毛氏三子以節行二生有父祖風無子弟過郡嘗繇役其家于鎮遠鎮遠為荆楚之裔路嶮而遠人皆難之以節重煩其兄弟慨然請行水陸往返幾二萬里事雖畢而身亦勞加以炎瘴得疾竟不可治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卒年四十八配吳氏先修撰府君之女也生男一曰遂娶王氏女一適朱存敬繼室楊氏生一男曰遇女二皆幼將葬以卒之年九月九日遂予之

甥也若欲得予一言嗚呼吾姊之葬嘗誌其墓而悲其夭今十七年矣而悲未能釋孰意又誌吾姊之夫之墓耶墓在吳縣花園山之原夫婦合兆是為誌

周原凱墓誌銘

君諱南字原凱姓周氏崑山石浦人也曾祖桂一祖子明父仁代以力田致饒裕當國初初選長鄉賦者周氏在選中至原凱蓋百年于此原凱尤鄉人所謂賢者每與季父用和兄原道更出入治租事率先公後私其催

科之善繇役之均民不擾而事亦濟下皆賴之景泰乙亥夏不雨耕者告病原凱以旱言于部使者曰苗槁矣非除田租豈惟民無所於償將去其土避徵斂之苦矣部使者竟從其說既曰田租雖除如目前飢民何即發私藏出粟若干斛賑民民益全活所以賴之者又不惟催科繇役間也原凱幼失怙恃居喪哀毁無童狀弱冠奮於問學卓然能自樹立人不知其為孤兒也家居尤篤倫理閨門之内情意藹然外而接賓朋待師儒必加

敬嘗患末疾者久不良于行已而失明然聞客至輒蹶然以起使子弟夾持之出迓盡歡乃罷及病革命遷之正寢侯絶所以處後事諭諸子者訖終語皆不亂其終以成化甲午三月廿六日享年六十配吳氏子男三人曰順曰澤曰泰孫男二人曰恩曰孝恩女三人卜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泙川鄉之先塋前葬澤以邑庠生居憂會其友張君時學赴試春官以進士吳君德徵之狀拜授之俾乞銘於予銘曰

崑山崔崔石浦湜湜原凱之生有美其德石浦湜湜崑山崔崔原凱之亡鄉人之悲

周叔能甫墓誌銘

頊子誌從母之夫吳翁之墓歎當世閭巷之民有士大夫之行不獲見知于人遂泯然以死者每有之若今周叔能甫又一人也叔能長洲人世居葑溪之上其父文昱母毛氏生二子叔能諱傑叔賢諱傃兩人者自少至壯相友愛既久叔賢出居溪南與其妻相繼卒已而其

子婦之卒遺幼子一人十二歲孫二人長八歲次六歲纍纍然垂洟積垢啼號仆卧日惟待餔于人叔能竊念曰吾弟在吾弟之妻在子若婦在三子者有祖有父有母字矣今而皆亡吾尚可以顧吾家乎其遂為之父之祖乎即往其居治生為其衣食謀早夜與同卧起至櫛縱洮潄皆身任之且鞠且教凡七年三子者迄嶄然以長而叔能亦既衰老始還卒于家成化十三年四月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九月葬于陳公鄉受字

玗之先塋諸孤拜請銘文葢予之仲姊叔能之介婦也
諗知其事則應曰若翁有可書者吾又奚辭然念叔能
賴與予家連姻予頗能文辭不然又泯然以死失一賢
士矣此予所爲歎者叔能之配曰毛氏三男曰謙娶稅
氏曰謗後三月卒娶吳氏繼娶楊氏曰誠娶范氏一女
曰淑貞適吳海孫男六曰迪遂述遵選遇女七曾孫男
三叔能貌癯然言呷呷常恐傷人生惟不爲奇偉事然
即其所以處兄弟如此其賢於人者遠矣銘曰

閲牆之詠昔見于詩況也兄弟子之孫之肆伐其根顛
柯與枝有賢周君善推所爲鞠而教之乃母乃師小夫
好奇去本遠而本之謂何天顯民彜周君克舉家人而
離嗟此商俗終然靡靡匪爲葬銘毋曰費辭

宋助教先生墓誌銘

宋之先自唐主客員外郎駢爲閩觀察判官始寓莆田
再世而漳州推官銑復由晉江還而定居遂爲閩南著
姓其後仕而尤顯者曰邦光宋元符庚辰進士官至知

漣水軍先生之十二世祖也曾祖孟祖寓皆以儒術教授于鄉父勸沭陽訓導其配林氏生子六人其長先生也先生既出儒官家而舅氏為翰林院學士文至所從游如方行人源深又一時名師故其學有所受天順壬午遂以明經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副牓例授教官以舉人署安州學正尋遇恩詔實授丁沭陽府君憂服除改濮州再丁林氏憂服除始擢國子監助教階迪功佐郎三年進階修職佐郎又五年而卒成化甲辰二月甲

申也享年五十有七先生諱農字汝勤以字行別號拙軒為人清儉少欲言笑有時稱為師者初在安州率蚤作坐堂上以臨諸生規約嚴甚受業者開諭敷析必盡其說乃已衆皆悅服更以餘力督治學舍而一新之數為提學者之所稱重歲大比藩省交聘校文嘗赴江西所得多知名之士至改任教法益善士往往自旁郡來學蓋出而取科第者前後凡若干人及陞國子祭酒司業知其賢禮之尤至嘗以次當為王府長史時其子端

儀已登進士第仕于朝矣曰吾爲國子監師且有子以養尚何慕耶竟不就故户部尚書翁公深歎羡之今南京太常寺少卿陳公贊其畫像有惟安恬以履乎素分不巧營以騖乎進趍之語蓋二公皆邑人知先生尤深云先生平居謙恕和易接之藹然君子人也治家不嚴而肅既病甚子婦在側不忘訓教將絶會僚友來視其子憂慼中倉卒以便服出見顧語之曰此豈所以見長者禮乎其恭慎如此娶吴氏安福訓導封户部員外郎

時望之女子男五人長即端儀禮部精膳司主事次僑次偁郡學生次儒次俌女四人長適黄棠次以疾在室次許適林某次尚幼孫男二人長嵩次峨先生没後一月端儀將歸其喪卜得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乃自為狀謁予請銘予嘗往来亡友李翰林士英家李與宋鄉鄰也因以知先生之賢而禮部君賢如其父尤知之予安忍卒辭銘曰

閩有故家宛然餘韻何以見之執禮而慎少而自學惟

潤乎身及其施教亦成乎人豈惟成人而又有子以養其生以送其死歸于兹丘尚千百祀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君諱璲字孟規蘇之吴縣人陳氏故業醫後更業賈至孟規奮然讀書從儒者遊遂業儒成化四年以府學生中應天府鄉試再試禮部不中歸而得疾孟規長不滿六尺然容貌豐碩當其疾作少間過予予初見之不知其為孟規也頗怪其羸瘦至此久而疾復甚竟以成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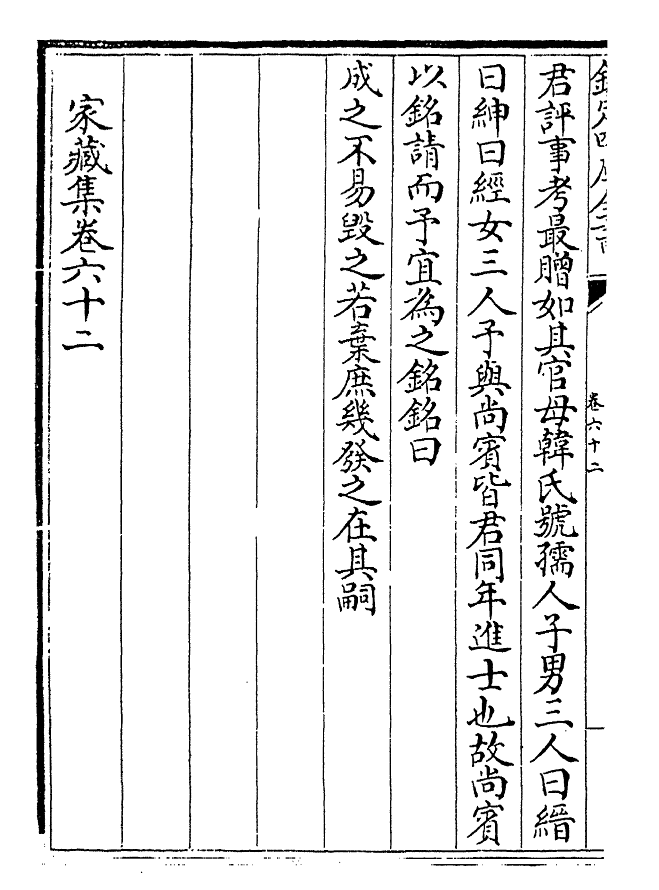
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年止三十六以十五年正月三日葬于吳山陳灣村將葬其父涕泣請銘而其弟子繆頤楊循吉數輩且謁予曰已買石琢爲碣矣謹俟子許諾然不忍即銘也他日其從兄僉江西按察司事粹之復以書來謝曰亡弟得執事銘吾悲少塞乃銘之予嘗與君同游學宫應天之試又與之同榜相好蓋知其平生大率無遺行可議也君家居爲易師弟子亦有取科第者然其學不專治進士業兼能古文詞其與人論

事多不暢達至下筆袞袞數百言叙述輒有條序勝口
古遠甚曾大父曰孚敏大醫院醫士大父曰有常父曰
振其配曰姚氏無子以弟珩之子田為後銘曰
嗚呼孟規以文為業以學為師何有作愚而止於斯此
明短折彼昬耄期事不可詰理不可推嗚呼升斗之望
垂橐而歸穀也豈下相術可非惟老在堂孰養與持家
人之悲學者之思讀此銘詩庶其慰而

大理寺右寺正彭君墓誌銘

寺正彭君以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官舍年止四十二卜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其妻李孺人挈其諸孤子女纍然扶其柩將涉江湖數千里以歸其同官陳尚賓憐之來告曰彭君且葬宜得銘文念其孤皆幼莫能請也予聞之惻然則應曰諾君諱銓字大用世為襄陽人弱冠入郷校從博士受詩善辨質疑義為程文燦然可誦以天順三年中湖廣郷試明年試禮部名在副牓例得教官不就入太學歸省遭父喪服除凡四試

始登成化八年進士第觀政都察院初授大理寺右寺評事三年遷寺副又二年再遷寺正君重厚有才具狀貌偉然為太學生時客居者數年妻子嗷嗷待君而食其貧困甚矣然未嘗降志於人及為大理屬所操持益固而讞獄詳明得法吏體嘗奉詔賑災齊魯間當缺食之際區畫有法民賴以不餒死既而流移者皆復業有司遂欲徵宿逋君不可曰是重災之也具其事奏請于朝竟獲蠲除民感其惠至有泣下者君世不仕父英以



君評事考最贈如其官母韓氏號孺人子男三人曰縉曰紳曰經女三人子與尚賓皆君同年進士也故尚賓以銘請而予宜為之銘銘曰

成之不易毀之若棄庶幾發之在其嗣

家藏集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家藏集卷六十三

明 吳寛 撰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是爲鄉貢進士徐君元獻之墓元獻名也其字尚賢常之江陰人世隱于農爲大族歲出田賦以供國用多至數千石其大父尤好義朝廷爲旌其門江浙間字稱曰

景南是也父惟正嘗任中書舍人娶同縣顔參政澤女生君君資特穎慧甫十歲已能賦詩坐客歎賞皆以爲徐氏有子矣稍長習舉業勤劬刻厲終日矻矻不自休其父爲人更嚴毅數延良師教之暮則躬造學舍督責其業往往至夜分始去然君所習不但如今世舉子而已凡它經諸子及漢唐以来古文詞悉務記覽故其下筆沛然若不可禦成化十六年以縣學生員舉于鄉令羅洗馬明仲李學士賓之爲試官得其卷奇之擢魁其

經衆以為當明年赴禮部人慕君爭欲一識面者及入試竟落第公議皆為君不平君則歎曰吾行于衆未孚行升胄監益務學以盡吾之事而已它何足計歸且踰年猶不忍去其父也俄而疾作臨絶顧其父泣告惟以不能榮親為恨及語所以保家之道甚至人謂其孝而識且遠也年止二十有九君性謙謹見人如不能言其所自處泊然寒士也與世之驕侈者絶不類少學于張翰林亨父亨父没妻子無以為生所以周給之者一出

於君士大夫稱之故卒也皆惜之卒以成化十九年三月癸丑以又明年某月甲子葬于江陰縣觀莊村從其母兆予昔家居君以文事來辨質者數矣予所望於君者則不止此雖君亦不以此自望也而年竟不及壯所學不得一施豈不惜哉於是君没後數月其父亦下世其子經使人以濬縣令吳君之狀來乞銘予不得辭也君娶薛氏生一子即經經尚幼美而好學銘曰

將永其年乎或有其位乎抑皆致之蔑德與藝瑣瑣庸

庸奚壽奚貴嗚呼徐君知保其家不知立身惟篤于義而顯于文所不可致者尚在其後之人也乎

山西道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成化丁未監察御史陸君奉命出廵四川明年為弘治戊申八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成都察院年五十於是返柩至家葬且有日其子悅持鄉貢進士周澤之狀上京師以墓銘請予昔過江都始識君于舟中江都君所為縣也則聞君論政事多憂民之言及詢之縣人皆曰

君真愛我者也以是知其賢後君將考績吏部未至朝廷已召君為御史初試職俄以父喪去服除實授復以母喪去服除還任甫三月有四川之命已而卒矣葢君官雖且顯然兩罹家艱志不獲暢及是方有所為竟抱其才以没其可惜也乎君諱愈字抑之姓陸氏相傳出唐相宣公之後自曾祖昌四而上皆居嘉興海鹽之東人以其姓姓塘祖成始遷馬廄里後割其地為平湖故今為平湖人父桂娶朱氏生君君少游縣學刻意誦習

歲壬午中浙江鄉試會試不偶入太學與四方文士講業號麗澤會乙未竟登進士第初知江都至則每鄉月召有齒德者一人使陳民隱以是民間利病知之無遺吏胥無能欺者田瀕江湖不時息宿而稅有定額能均之貧民始安以民遭旱澇不知所備教之鑿港以時蓄洩邵伯鎮隄每為水嚙而崩以石甃之歲省修築之費當歲飢極力賑濟民多鬻子女于江南為贖還其家流民復業則勸富人出牛種貸之秋成遂皆沾利其後有

官銀數萬兩將輸戶部言于巡撫大臣得留為備荒之計而縣始有蓄積尤稱剛果御史理軍政嘗誣平民戍邊者百數家抗之纍月不從竟得免有屯軍暴于一鄉人多畏之即躬往擒置于法以其地曠恐生變特奏立巡檢司蓋其見於為縣者如此及擢御史巡視京倉使出納必平人莫敢違其法至出巡以蜀在萬里外官吏多縱弛也宜以嚴治屬郡以至宣慰司而下皆竦然相戒其人或犯法雖倚中貴人勢必按之不少假借倚勢

者率其下編竹絶流取魚人誤觸輒遭其虐吏痛治之其所至多釋繫囚平反寃獄或修建養濟院以惠孤貧慨然有盡舉弊政之意平生親賢好士而性尤仁厚有姊早寡迎養于家弟遺一子育之如巳出至於朋友親戚所以周恤之者亦多又可謂賢矣配吳氏子男五曰愷曰悌先卒曰悦俱吳出曰恂曰忱側室曹氏出女一尚幼孫男一曰堂女二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里中銘曰

有為者才止于其身宜食者禄遺其子孫何以遺之恵澤在人欲知其然考于刻文

賀感樓先生墓誌銘

弘治巳酉賀感樓先生病且劇年七十有六其冬顧謂其子慈等曰我死汝必買石誌吾墓其往即吳原博以請然能及我之見乎慈等泣而從之則使家僮踐冰雪不遠數千里至京師以書來告予讀未竟泣曰先生果不可起耶雖然先生為人非求後世名者今以是託我

必有意也先生諱甫字美之姓賀氏其先自蜀徙吳家世業儒而貧大父公宣仕國初為大理評事父宗振僑居江陰娶薛氏生先生躬教之學忍貧刻厲志不少變學業既成始還吳中出為塾師以共養其親人以其善教爭相招延居數年則以親老不欲出弟子往往從學于家久之亦倦教悉謝却焉因謂衣食不足雖古人不能為仰事俯畜之計況欲為義事乎乃事廢舉使子弟分治之下至僮僕皆為盡力而家業復成其治家有法

事不論鉅細處之井然有條率剤量所入以為用度儉而不陋豐而不華及家益裕子孫益繁數舉貧乏之時事為戒或以故物示之使無妄費然視事所當為者則直為之不吝先生真確人也與人言論無所詭隨而剖析事理臧否人物必當善造就後進仲子恩授徒于家令毛給事理陸御史完王進士俸輩多起而成名然所以開發其學者先生之力居多雅不信佛老巫覡陰陽術數之説至斥絶其人里人有化之者篤於倫理待弟庸

及其二子意愈無所不至族人有寓湖南監利者特使其子訪之而挈其少者俱來教以儒業恩以明經首鄉解未嘗誇于人顧誨之益力後恩舉進士卒于京師初甚悲痛已而歎曰此固命也吾其安之耳遂怡然以老然益遣諸孫進學宫期繼取科名所以誨之者則不懈也先生儀觀修古衣冠整潔對客舉觴談謔間發綽有古人風度為文章疏通簡質善於叙事凡郡中有所纂述必禮請以預其後則以老辭不復出重其名者輒造

其廬拜之初正統間詔有司舉士無錫遂以先生名上吏部以所舉非本邑為不合例罷歸竟以隱終其身論者尤惜其才云先生初號耻軒後更號感樓人因稱感樓先生娶王氏有賢行先卒子男四人長即慈次即恩次息次應應亦先卒女一人適沈堂孫男五人曰敉收放敔敢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先生卒以其年某月某日以某月某日葬于吳縣胥臺鄉之原銘曰

死生之際古人之所慎也夫豈有所覬惟示其得正死

而無悶也然疾病則亂於此是圖其人之賢不必問也起而從之不可復得吾獨抱夫私恨也顯然在堂待此以瞑無怪吾言之不盡也後世茫茫欲知其人亦可考而信也

明故奉訓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

墓誌銘

成化二十三年工部員外郎吳君以公事自蕪湖還朝舍于崇文門外四月十七日與鄉人數輩會飲于家盡

歡而散入夜疾暴作旦有告君死者予弗信已而果然鄉人相與驚曰昨者之會勸酬談笑宛然君之聲容也而何為至于此則相與為文祭之於是其子金將扶柩返葬泣拜請銘既許諾而去其葬有日矣始遣人奉吾友史明古之狀來君諱璠字朝用蘇之吳江人也幼入縣學以勤敏稱景泰七年中應天府鄉試凡再試禮部輒中副牓會修英宗皇帝實録選工書者君在選中出入館閣者三年復當會試君與今汝汀州行敏期必以

進士舉白于李文達公公不許竟以實録成授中書舍人當是時君之父政與母楊氏皆在堂且老矣君歎曰中書近臣顧不可以榮吾親耶三年考最父竟封如其官而母號孺人閒嘗奉恩詔使山東將還守臣厚贐君悉却不受又嘗副駙馬都尉周公往平凉冊封韓王所以贐君者益厚郤之如前日具廉潔如此秩滿連丁父母憂起復始擢工部專董神木廠君素剛有才幹共事者與諸工皆惴惴不敢違法已而陜西大飢人相食廷

議以京儲足支數年可省歲漕之未過淮者八十萬斛令陜人赴河南受之便顧河流淺淤且漕卒非熟路不習水性恐敗事宜先得人往治其役使無險阻之害是固水利工部舉其屬以為無如君者乃以君名上遂被璽書以行君至其地往来相度經營調度延見父老皆以為河不運漕久矣勢難猝通為悉陳其利病君得其說行之公私俱濟遠近稱便先是户部侍郎李衎奏漢唐建都關中自河入渭竝通舟楫今宜舉行之有旨仍

命君往視君行至三門析津見水勢險惡歎曰豈有水如此而可以運漕者乎爲奏所以不可行之狀甚備詔從其說河南之民得免兹役而不重困者君之力也蓋還而有蕪湖抽分竹木之命其卒年六十以弘治元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亢字原配同邑范氏封孺人繼東安郝氏子男四人曰金曰鑾俱太學生曰鎮曰鋭女五人適某某君貌毅然議論侃侃不阿狗人意及與人交際歡如也居家待子弟嚴厲下至僮僕輩聞其聲畏之

然量力授事用能不廢先業而推之以治官事故無不舉也其自蕪湖而還以年勞將再擢官而君堅欲休致曰吾老矣有田在吳江之上種秫作酒足以自樂雖使黄金横帶尚能僕僕然從人奔走乎或留之笑而不應葢不及陳請而卒然其志則可尚已明古狀君之事詳而有法予特取其槩序而為銘曰

才足以居位勞足以濟事不究厥施惟槩其志有禄不饕其志則高命如之何安此丘阿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士自少時必有志向其所向高者已不暇論其次亦將擇術業流聲名以出乎凡民之上或不獲遂則棲棲彷徨若無所容有至於終身而不遂者則其氣抑鬱憤懣死而不瞑不亦可悲也哉以予覩于塲屋之士往往與命爭勝冐至于無如之何乃已陳君初居廛市中稍長慨然有志於學家貧無以資給人頗沮之君不顧方從師習爲程文刻苦特甚已而入縣學與諸生講業諸生

多富家子君處其間自若竟以易經中成化甲午應天府鄉試凡上禮部得校官輒不受乃益教其子言讀書言亦中鄉試於是父子同在禮部有勸之者曰校官可受矣君不應敝衣破履徒步京師其志必欲得進士至是凡五舉不能得南歸數月竟卒于家年六十四君初名擨字德明更名洪謨後復更元謨則以為國學生避祭酒周公名也君世家長洲祖聞道考仲玉母楊氏君娶宋氏生男即言女二適歸愷徐紹宗妾生男某孫男

一女一其生宣德己酉六月二十七日卒弘治辛亥三月十七日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言介其友數輩泣拜請銘君質樸少外慕家素無厚産能自力於學凡葬母婚弟皆竭所有營辦家本戍籍能脫族人於轉徙徭役中皆其力也銘曰

既成其已復成其子志則得矣而止于是其孰所使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贈右參政馬君墓誌銘

邑容閭羣蠻跳梁民被殘虐不得耕作殆無寧歳朝廷
命守臣分道出兵勦之副帥馬俊當自古田入俊負勇
自雄衆推參議馬君偕行君不復疑慨然就道行且百
里初與寇遇殺獲頗利俊易之明日入益深數阻塹君
慮寇有備戒勿進俊謂前軍度者殆盡此何足慮復行
路屈曲而隘僅容一騎士卒隔絶不相顧俄伏發叢薄
間君知事急即下馬諭寇寇固識君曰此非馬參議乎
奈何從俊至此遂併遇害麾下死者數十人時弘治五

年正月二十三日也報至上為憫然詔贈君右參政仍令其子效才為太學生且命有司諭祭皆出特恩云君諱鋐字孔任成化八年進士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專督薊州鍊冶始至知冶事多奸弊去首惡一人衆懼而守法既乃日務施設工役減而歲課倍增三年當代巡撫大臣知其才奏留之又三年遷員外郎滿考還本司再遷郎中方乞歸省親遣造吉王墳工訖還掌司事已而有廣西之擢矣君居官精勤事無巨細經君裁酌者

後即可行與人處和而有守視義所當為非人言所感
貌雖寢而雙目閃爍有光對客楚語而理致了然可聽
其事父母孝交朋友信而待宗族甚厚嘗制義田百畝
以賙給之又别置田五十畝供祭祀家塾之費性好學
多通而尤深於易公暇輒與諸生講業所著述皆成卷
帙人多傳之家世吉之永新業儒為官族君之曾祖成
安祖性愚俱不仕父體和封奉直大夫工部虞衡司員
外郎母尹氏封宜人配甘氏亦封宜人子男二長即效

才次效良女一許嫁安福劉騰騰之父今掌國子司業
事春坊諭德道亨也道亨與予皆君同年進士聞君之
死相與傷痛不已於是效才乃奉道亨狀来乞予墓銘
予聞君嘗分守古田能以恩信服羣蠻及議用兵延數
月始發彼固知備矣而況出不以律如宋任福者事安
得不敗哉雖然人孰無死君獨死於國而朝廷褒卹之
厚且如此亦可謂得其死矣君死時年五十以明年某
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嗟孔任兮藏于斯魂氣鬱結兮將何之百粤迢迢兮桂嶺嶮巇藏虵虺兮伏豺貔肆毒齒兮傷人肌化厲鬼兮逐滅而無遺吾身雖亡兮民樂且嬉酌潯之水兮俎豆有祠目光炯然兮象而置之嗟孔任兮其安于斯

明故中順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汝君墓誌銘

弘治六年南安府知府汝君述職于朝以老例得致仕命下君即日馳歸未幾病作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享年六十一其孤舟等卜明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江縣某

都某地託兵部主事吳鋆奉其先友史明古之狀来乞
銘鋆為君之子壻初訃於予予方為之悼惜曰君勞於
仕宦久矣始就閒適何遂至此今之葬予能忘情乎且
明古與君知契尤深自以叙君平生甚悉則予又能已
於言乎君諱訥字行敏汝氏蘇州吳江人其先盖出商
之汝鳩汝方至春秋時晉有大夫叔齊及寬漢有魯相
郁自魏晉以降未有顯者今其族獨盛於吳江居黎里
者十室而五多不相通盖同所出也君之曾祖曰琪祖

曰璣父曰思遠世掌田賦于鄉思遠蚤喪君賴祖母呂氏撫育以長少從故進士奚昌授尚書景泰四年以縣學弟子鄉試中式屢試禮部不中君素善書會修英宗皇帝實録選入史館歲餘將再從禮部試期必取甲科時李文達公為總裁官沮之實録成竟授中書舍人一時朝臣當受誥敇者率欲得君書躋來請于門者不絕君不以勞辭或以金幣酬謝輒却去曰此職業也秩滿擢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再遷郎中精勤明敏益舉

其職令家窣致仕三原公為司馬最器許君公退輒召與語凡掌武選十年擢知汀州俄丁生母憂服除改知南安南安距庾嶺為海南貨物所入之道其細民仰負荷為生大姓則居積致富商賈雜處往往爭利搆訟官吏受賕多不得平君視犯者一斷以法迄無所上下至於細民尤加意撫卹之必不得已始施鞭撻人以為得牧守體自君入官行履完潔交游所與能遠貴勢且為人坦易表裏一致平居善談笑脫去富貴氣習其于財

利漠然未嘗枉已苟一介之取尤不與人較有粥田者既受直後輒倍約或勸君訟君曰與小人較自失多矣卒讓與之故仕宦三十年田廬無所增益卒之日家無遺財其廉介可知也君喜為詩格韻平暢所著有學鳴集若干卷書法清勁得晉人筆意父思遠以君貴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黃氏為宜人生母許氏封太宜人妻陸氏封宜人先卒三男子曰舟曰礪皆業進士曰霖尚幼五女子長即適主事吳鋆次適金澤餘皆在

室男孫一曰世恩銘曰

嗟嗟汝君美而有文我識其人白而長身孰不出仕仕而不反游樂于鄉君則不晚南安之政視民恐夷峴山之淚橫浦之碑曷不百年以慰民思乃斂以殯子孫環視亦有知友事行以次後知其藏我銘在是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誌銘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鄞都楊君致仕餘二十年以弘治七年八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三君諱大榮字崇仁

天順元年登進士第初授大理右寺評事已善折獄有名法司閭廬陵王恭毅公時長大理藐視其屬顧獨見器許會憲宗命大臣各舉所知擢用恭毅特舉君始有江西僉事之擢江西俗喜訟詞相牽引輒數十百人挾私報復反覆深巧猝未易辨君至稍加訊鞫即見情僞南昌有勢要人被盜其子壻誣仇家君察其誣狀釋去衆為君危𣪍然不顧曰某不能以民命附勢也後真盜出始皆媿服建昌豪民楊洪三以盜誣朱榥等二十八

人瘐死且半亦辨其誣而抵豪于法闔邑稱快九江指揮李貴與百戶田春不相能知巡按御史金忠刻欲陷之嗾盜引春春不勝搒掠誣服君獨疑之時多憚金無敢爭者曰案成矣君爭之甚力立釋春及同案者十六人故都御史貴溪高公實傳其事然君非特折獄而已嘗分巡九江盜猝起設策掩捕之獲其首舒原一等三十五人未幾盜復起寧縣殺官吏衆相愕眙計無所出君不為動曰是惡能為徐諭兵士躬督捕之獲羅萬珪

等七十人鄰邑為萬珪餘孽所苦復遣人潛捕獲之凡五十二人自是所部帖然無敢為梗者君既以才具自負恥隨俗上下大忤當道者秩將滿竟乞致仕去部民數千人爭走上司請還君君不顧而行士大夫歎其高致多賦詩送之今張學士廷祥為序其首君既家居非公事不至縣門然事有不平者亦言之令不能嘿嘿也家故饒裕更斥所有為義事不一至所感遇往往發之於詩歲久成編號靜軒集云君之先為麻城人五世祖

德元仕元為萬户統軍于蜀始家鄞都曾祖繼祖祖文
興俱不仕父弘道陰陽學訓術贈文林郎大理右寺評
事母戴氏封孺人娶吳氏封如其母先卒子男六人曰
孟琦華陰縣丞曰孟瑛刑部主事曰孟琳陰陽訓術曰
孟瓚曰孟瑶曰孟瑜女十人長適蘄水縣主簿文學次
適承事郎夏邦政次適貢士張閱巖次適千户羅璋次
適貢士牟正大次適縣學生黃吉次適國子生易衆次
適縣學生王寅餘尚幼孫男五曰乾曰蒙曰頤曰晉曰

巽女六曾孫男二於是孟瑛將歸葬其父旣卜得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以其父平生宜有銘自為狀來請於予曰子之母之葬嘗書其墓矣此宜他圖則固請不已乃叙而銘之銘曰

楊在巴蜀自楚而分有家爰起以武統軍旣歷四世為僉憲君邑故朴野科第無聞君游鄉校褎然出羣遂取甲科始顯以文孰不入官人亦有云凡治刑獄頗類放紛君在臬司强抑寃伸羣盜歛蹟况敢狺狺直道自信

掩具功勤雖不獲上卒信于民投劾而歸早奉其身扣船共留耄倪蔽津高位不酬大耋漸臻乃以其餘遺其後人過庭受教儒服振振仲也刑曹復繼清芬樂哉鄉社几席前陳邑令乞言禮為上賓何命之遘歲行在寅奄忽即世莫知其因龍停之原若堂者墳琢石叙述永閟幽窀

山東德州同知韓君墓誌銘

成化丙午山東德州同知韓君以病乞致仕白于巡撫

都御史無錫盛公公以君可用不許君請益堅則許之
因嘉其恬退以為屬吏勸也乃給官舟遣人護送還鄉
所以禮待之者甚至仍畀以符有履歷年深操持潔白
仁厚牧民人皆稱頌之語所以褒奬之者尤切也君既
還日與親戚故舊游宴閭里閒以樂時復為詩章與知
友相倡和因自號樂閒以見志他日過予握手敘少壯
時事相與感歎乃曰某蒙朝廷之恩當州郡之寄愧則
多矣而勞亦甚焉今獲奉身而退以尋晚歲之樂回視

同輩存者幾人則勞雖甚而幸亦多然人豈有久幸於
世者哉葢數年前嘗即某鄉預為葬穴而黃州通判吳
君元璧既為壽藏之銘今弘治丙辰年且七十四而實
病矣願更為志銘以及我之見也予曰公雖病而狀貌
加壯年雖高而食飲則豐何遽為是則不以為然數具
書來促繼之以詩曰某實病甚矣恐不及見矣為之惻
然君名熙字彥晳姓韓氏世為吳人少入郡學習尚書
翹然諸生中累舉于鄉不偶循例入國學居數年始選

授德州同知德州距京師不遠舟車上下號為要衝君日夜酬應不倦州守倚之上官知其才數委以事亦惟君廉公人故信之而事皆濟若清軍伍運糧餉訊究獄賑飢民及造浮橋數事州人皆能言之君和厚人也接人歡然人有急難亦善排解性疏通然重名檢不肯為無耻事見士大夫之賢者則樂親之治家不喜子孫能奉其教而僮僕亦為盡力故君得白首安享其樂焉大父文誠父永昌皆以隱終母某氏以永樂癸卯某月某

日生君君娶張氏先卒子男二曰玢娶高氏曰瑾娶顧氏女一曰秀卿適袁鼐皆蔣氏出也孫男二女二皆幼

銘曰

吳城之西地惟吉陬日召工作幽室有禄不饕守官律孰厚其藏惟此物欲掩其幽俟百禩吾言不欺尚可質

明故福州府知府張君墓誌銘

弘治八年冬福州府知府張君述職于朝明年既畢事將還任便道過家俄以疾卒實閏三月三十日也享年

六十四其孤瑶方治葬具趨吳中以南京兵部郎中華山之狀來乞文表于墓上予念君北上時嘗過謁予今幾月耳遂至于此爲之慘然君諱遜字時敏號鈍軒姓張氏無錫人也曾大父均佑元萬户大父定考文簡皆不仕君少入縣學爲弟子年二十四中鄉舉後五舉進士輒不中始授福建同安知縣至即以廉潔自勵大書座隅曰不如是神其殛之早夜施政勤敏不懈修舉廢弛賑濟窮民不擾而食足有内侍家故居邑中恃勢豪

橫侵占田園一切奪還之民豪户有丁三百餘税糧不時納追徵輒及族長往往瘐死獄中驗其人而均泒之始無逋負者治為諸縣最部使者每舉君以為縣令法因奏請旌異遂擢福寧知州州治瀕海盜賊出没為害遣人捕之即皆散去其為政一如同安時以丁毋錢氏憂去服滿適涿州欽守州事劇難治乃以授君涿密邇京師路當要衝公使人往来如織君量民出車籍記姓名使旋相受役始無往時不均之歎州有滞獄至則决

之人服其明訟始息已而天旱蝗生捕之殆盡是秋穀倍收明年蝗益甚積地尺餘君焚香祝天悉西北飛去部使者復奏其績獲給誥命進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贈其父如其官階母為宜人室邵氏贈宜人繼王氏封宜人又明年始有福州之擢初至事方冗積未幾裁決無遺及事有不便於民者竝罷之乃平徭役公用度使吏無所用其奸又禁凶惡不得自逞其徒畏法爭斂蹟以避每旦上堂吏左右立燃燭治文書不休藩臬二司

在上督青稟承不遑暇食而君處之裕如君為守令多慕古循吏其所施設大率以養民為務故去任之日民輒留之在同安時立石道旁稱頌德政持金餽贐有追至數百里之外者君既拒却民亦立石頌之及去涿州爭脫其韡懸於坊市以示不忘事雖不古亦足以觀民情也蓋官不必崇惟其行乎志政不必異惟其得乎民屢仕州縣莫非親民之官志之所至無所不遂恵澤下被民多懷之彼列清貫居要地者非無其人考其平生

亦足讓乎故載其治行一二以慰君于九原且以為其子孫之慰耳君二子長即瑶次琇俱縣學生女三長適華麟祥次適盛奭次許談一駿孫男四曰伯巖伯純伯駉伯師

亡兄處士墓誌

亡兄諱宗字原本姓吳氏世為蘇之長洲人先修撰東庄府君長子也先君初娶居氏生吾兄居氏既免身而没賴祖母韓氏保護備至而繼母張安人更鞠之如已

生迄長以大吾兄生而謹畏未嘗出門與里中兒嬉戲
既入小學誦習顓勤不以風雨寒暑廢業年十七八先
君以少兄弟而家事方殷使分掌之吾兄於事輒能治
其治事左右簿籍雖一錢尺帛必謹記注久之出入歲
月莫有能欺之者人以克家子稱之素寡交游倦酬應
故或終歲不出里門里人至有不識其面者性復儉約
室無妾媵之奉衣履敝必更浣濯補綴服之尤好潔所
居汛掃拂拭日數次不厭至於庋置器物亦必有常處

蓋其為人如此寛既竊科第仕於朝鄉郡以為貴顯矣然吾兄自處如前日絶無驕侈氣人益賢之成化乙未之秋寛得旨歸省而先君不幸已棄諸孤兄弟相見抱持慟哭孰意明年而吾兄亦以病不起嗚呼哀哉蓋吾兄待人極和易終其身未嘗以惡聲加人故卒之日自繼母王安人而下哭之皆盡哀而傭奴輩亦有泣下者其生永樂庚子八月五日辛以成化丙申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娶同里陸氏子男二曰奎曰禴奎禴習

進士業女一曰淑真適夏靖先卒孫女一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於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先塋將葬寛既請少司成費廷言先生銘墓上之石矣復取嘗所述事行刻之納於墓中以為誌云

陸秉誠墓誌銘

陸自晉以来為吳郡著姓更千百年陸姓者里有之若其家之盛衰族之聚散則係其人之賢否耳距秉誠二世尚有仕為縣佐者自時寖亦無聞若秉誠在子孫中

其殆可稱者乎秉誠諱忠為則新之孫以高之子母曰李氏氏没時秉誠年甫十四又二年而以高没一旦遂筦家政人為其素不習事慮而秉誠輒能貿易以為衣食謀妻子訖賴其温飽視羣從家幸不與俱墜性孝友常痛不及養親遇時物必薦生鮮兄弟一女兄既嫁事當行止朝暮咨之如母此其可稱者秉誠娶王氏無子再娶何氏生一男曰鼎一女曰素清適張釗側室生一男曰節孫男二女一秉誠生於宣德丁未四月八日卒

於成化丙申二月十二日享年五十以歲戊戌三月十一日始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原予兄原本其女兄之夫也故二子來求予銘銘曰

太平之鄉山水深長中有幽室斯人斯藏百年爲期而止於此慰以一言息我以死

逸晚翁壽藏記

禮曰百年曰期故予嘗論人之生以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之晝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四時譬之五十以

前時之春夏也五十以後時之秋冬也明乎是說則能達乎委順之道達乎是道則能治乎豫備之具是故鳥宿于林獸藏于山知乎夜者也魚潛于淵蟲蟄于室知乎秋冬者也惟物尚然人不如物可乎見世之將老者或為之衣衾或為之棺槨或又為之葬穴蓋知斯理之必然而豫備者是以君子與之若吾里逸晚翁其所謂知斯理而能豫備者乎或以翁家素饒裕故能為此彼貧者雖欲為而力有所不能蓋無財不可以為悅者

也是殆不然夫貧者勞苦困迫求無所得欲無所遂不能以自存往往呼天以祈死然人終不與之者蓋非發於中心之真也富者則異於是安康欣樂求無不得欲無不遂故常以死為諱有不忍言及之者於此而及之則發於中心之真而知斯理之必然者也弘治壬子翁年六十有六乃八月之吉即吳城西橫山先塋之側命工作葬穴土厚而燥材良而堅深廣僅容不侈不儉功畢以其子塗居京師俾請文以為記予與翁居甚邇且

有交親之好欲辭之不可會塗將歸省請不已則書此授之翁名瀚字宗大自號逸晩姓湯氏其先家江陰後徙于蘇為吳縣人曾祖曰潤卿祖曰均澤父曰彦祥贈大興縣知縣母安人楊氏湯為吳中大族聚居凡百人翁於同母兄弟最少少即敏恪善治事事難決者諸兄顧咨於翁翁更服勞不倦數賈于外以資給其家之用度久之積更厚及其兄渭起太學知大興縣雖有禄入凡用度愈資給之渭竟以廉吏稱至遇人謙和士大夫

多喜與交若郡太守行鄉飲禮翁得預賓席比歲郡中飢有勸分之令翁出米若干斛授承事郎時有司急於賑卹多濫及里人謂翁獨宜而翁亦不以為榮也配徐氏子男五人曰璠曰璋曰璽曰墪曰珙璋珙俱早卒璽為伯兄後墪鴻臚寺序班女一人適袁泰孫男二人曰似曰俶是為記

家藏集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六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賈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金垍

家藏集卷六十四

明　吳寛　撰

墓誌銘九首　埤銘一首

明故承務郎湖廣桂陽州同知楊君墓誌銘

君諱士傚字敬甫姓楊氏福建建安人也曾祖伯成贈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祖榮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

敏父錫不仕鄉人私謚貞素先生母詹氏繼母劉氏世有厚德發于文敏公功業在朝廷儗古名相兩門户顯榮當世無比君生長盛族好學如寒士當其幼稚文敏公方賜告歸諸子孫環侍左右視君氣貌獨心竒之稍長游學遂登鄉貢上禮部試不偶入國學時邢公遜為祭酒抗顔待士閲君試卷甚加稱賞厚禮遇之兩遭家艱以不得取甲科繼先世為恨竟授中書舍人俄坐從子累調惠州衛經歷人謂君被挫當自弛放至則益治

政務宿弊漸除有軍帥素横已罷官猶私役士卒數輩君立俾復伍軍吏振肅相戒毋犯法於是郡守以下有事皆就咨訪士子更多執經從學舉於鄉者遂盛凡六年以考績過家乃留不上今上即位有詔京官詿誤外補者量加擢用始得桂陽州同知君歎曰吾病矣安能復奔趨郡縣閒耶竟乞致仕又十年益病俄中夜起浴更衣平明肩輿造郡學徘徊而歸又明日卒兩僮挾坐神爽不亂實弘治丙辰六月十九日也年六十四君偉

狀貌美鬚髯望之知為竒士雖目青手一卷不釋性無他好見竒書輙重購之或從人假借下至僮僕亦善謄寫故藏書甚富至于古書畫尤能品鑒不差所與交皆當世名人若文莊丘公恵安胡公太僕少卿李公其尤善者考訂文義多見書札君母早世鞠于繼祖母劉夫人言及輙流涕士儀有遺腹子旦恃撫教之至登進士第今為吏部員外郎至於里人多加恩意然素直少容往往面斥人過曰吾不能阿意取容也因自號直菴亦

取直道事人之意娶江氏參政鍈之女子男二長易鄉貢進士次暹俱庶出孫男一女一俱幼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登僊里之原予適上京師君之從子亘以順天通判候我于河上曰世父不幸没矣為之驚悼蓋不意良友之遽失也亘因述治命以墓銘請且自為狀授予意甚懇至乃為書之銘曰

唐有姚宋相業不誣後世有人望為魏謩仕路徊翔吾實以病宣義之忘亦惟有命儲書充棟遺其子孫無忝

先世以酬國恩偉然其人嗟不可作㝡其平生于此焉託

明故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致仕張公墓誌銘

山西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張公以疾乞致仕凡再上疏詞益懇切始得旨將行竟卒于官舍實弘治戊午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三初公在兵部會土魯番侵擾哈密累歲未已朝議謂哈密為通西域要路自文皇帝

時王其酋長給以金印俾屏蔽一方今微弱不振宜得文武大臣有才望者往治其事時公方佐兵部上乃命公錫之璽書所以責成之者甚切公至謂比來外夷肆侮邊將不能備禦此威令不行所致也始奏調分守副帥一人罷鎮守以下官三人為誤事者之戒且謂御戎之道當先固我疆埸如永昌鎮夷比近甘肅今永昌既被殺掠而鎮夷人戶牛羊茁壯戎尤垂涎兩路孤懸實難防守宜擇有謀勇者二人各率游兵二千互相策應

内既無虞徐圖其外則番族小醜不足治也既乃詢謀羣策籌畫計慮旦暮不遺久之乃合衆議條上六事一定酋帥謂哈密寄居邊城歳久供費不貲殊非長策令其地残破旁有苦峪城合給與耕具種糧遣回居住特設酋帥一人副帥三人各給冠帶以統攝之二除亂本謂哈密既弱下人數叛其主投順土番顧為鄉導至殺掠其王占據其地令其人家族寄居於此必來省視或充貢使而入密識其人即擒捕之以正其罪三訪夷情

土番西距哈密七百里譯知其國城堡傾頹兵馬稀鮮
特恃嶮遠有急則易於北走耳當先用間諜以離壞其
黨然後出其不意以掩擊之四遏亂畧土番累受朝廷
金繒之賜其志益驕今所賜物宜追還之仍閉關卻絶
勿與交通且拘其貢使特縱其一二歸語其主俾自審
去就彼既計窮必來欵塞再議處之五固封守肅州臨
邊設鎮以來臺堡相接僅為守望之計雖有嘉峪一關
卑隘不稱宜加修築務極堅完更展城垣建樓櫓以為

貢道偉覲六預調度夫敵騎犯邊每以冬月宜以其時於緣邊要地預屯重兵若干以便應援又須預練游兵若干以俟調用仍儲芻粟若干可給五年之需則庶乎有備而外患可免也他所建請者尚多事下兵部集議于朝尚書馬公以公籌畫深遠計慮精詳非苟簡於一時者比輒覆奏行之於是土番始相畏服而哈密漸得以自立矣乃復修土功以廣戍守飭兵器以便戰伐皆為經久之計西方既無事公乃還朝將陛見或謂宜疏

經畧事目以上公曰吾昔已具奏矣已而言官劾公不
俟名而還者遂落職有山西之命衆以公久勞于外令
不發一矢坐制強敵之亂當甾䝉顯擢顧以微眚去意公不
平而公即已赴任矣至則益事事不懈蓋踰年遂致仕
及卒人尤惜之公諱海字文淵姓張氏少游鄉學為弟
子性敏而勤才名特著天順已卯山東鄉試第一人成
化丙戌登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進左給事中再進都
給事中遂擢順天府丞再擢太僕寺卿丁内艱服除適

吏部尚書尹公以怨謗去位一時鄉人皆遭貶斥公得雲南鶴慶府知府弘治戊申今上嗣位召還為順天府尹明年拜兵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已乃降授參政平生履歷如此公素剛直居諫垣一時同官建言章疏多出公手數因災異陳時政得失劾兩京大臣之不職者為府丞時一中要方用事勢張甚尹以公事偕公往見先屈膝公獨立庭下人為公危而公自如及為尹公事填委裁決無滯性更廉潔位既通顯猶僦屋而居喜文事

發於論議煜然可觀也張世爲濟南德州人公之祖忠父鵬舉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孫氏妣李氏俱贈淑人配潘氏封淑人子男二曰弘謨曰弘文女六長適舉人馮一中次適吳江知縣前進士郭郛次適生員李璇次適舉人楊麓次適生員趙子儀次許生員鄒顒賢孫男四曰僎國子生曰佳曰佃曰佩將以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州城東二里弘謨遣其子僎奉公之門人前春坊庶子王世賞狀來乞銘而吾僚友侶

公公之同年友也哀公之志行為之請曰願有述以慰公于地下予辭不獲乃叙而銘之銘曰

九河東導古有平原孰築而藏張公之阡公起甲科始居諫垣侃侃正色我責在言纍列清貴戾飛于天倏退終起如鷁與鳶公抱儒術以修吏事豈惟能官夷險一致乃佐司馬邦政攸司小醜何為跳舞西陲寇養未殄彼驕且疑天子曰咨汝往正之幕府運籌將士稟命卻使閉闗練師補乘坐伐其謀我道自勝強摧弱植訩訩

以定公曰旋哉將士且休歸報天子以釋西憂功未及
酬而底于罰自古則然拘以成法聖明燭隱遐棄畢還
況也論功終宜賜環美疢在躬公不可待西望金城方
略具在託以銘詩良史當采

承事郎鄒府君墓誌銘

無錫之士出而仕者多矣然其野亦多隱君子其尤以
介直稱者靜修鄒府君也君諱賢字佑之自號靜修世
為無錫人其族在江南唐有都官霖宋有忠公浩世次

可考曾祖曰伯惟祖曰洪昭父曰以善皆居田里有隱德以善娶同邑處士華思濟女生子四人府君其長子也少失父能執喪如禮稍長以嗣守先業為難惓惓焉語諸弟諸弟顯之等既奉其教而府君經畫尤勤勞家益裕鄉人頼之或空乏輒造門稱貸府君一弗拒惟其取息甚廉旦暮稱貸者益多後其人不能償在他人必逼取之府君即戒其下曰彼貧耳非負我者遂析其券不復校人以為長者當荒歲米價踴貴他人多加息府

君不可曰乘時射利吾不忍為也且吾先世以義起家又何忍違之及佃人輸租遂減其額荒甚則盡除之以為常人感其恵不特無所怨而已異日輸租皆争先而至無敢負者於是他名怨者紛然陳于官府若府君終身名不挂訟牒人又以為難其治家嚴肅晨起謁先祠畢退御家衆俾分治公私事必隨其材授之凡錢穀出入吉凶百需以及分給上下衣食皆有常數而籍記之里族以空乏告者視其親疏而量助之以嘗出粟助官

府賑飢例授承事郎強之始受後更出財為工役之助者不一或勸其行賂以結納者則痛拒之曰吾未嘗為不法事顧先干法耶勢家有求婚姻者必謝絶之曰吾不敢以男女之好憑藉其氣力也弟遂之先卒撫其孤甚至族姪有早世者婦孀居無子乞其孫為後曰彼自有兄弟後當生子可繼吾茍從之是利其所有也其婦至訴于官竟不從故事有非義往往違乎流俗咈乎人情無暇恤者於是鄉族有為非義者惟恐府君知之固

有化而爲義者矣府君性喜讀書嘗有感於諸葛武侯之語名其齋曰靜修因以爲號晚歲益自謹畏作堂曰戒得可以見其為人矣弘治十一年府君年六十八四月二十二日其生辰也俄以疾卒遠近傷歎有泣下者娶華氏出其母族賢而克配先卒子男三曰愚承事郎曰魯先卒曰鈍邑學生女四適華鐸華奎錢仁徐元穀孫男五益旦尚甫申女四予與府君别數月耳挺然之色猶在目睫間則已長逝矣因歎賢者宜享高壽何遽

至此然聞其承家有人無愧先德則府君之澤當未竭也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泰伯鄉寧山先塋之側合其配兆愚等託禮部主事錢君恩奉福建布政使致仕陳公狀來乞銘府君平生好文事每以相屬今既不復見忍無以慰之乎為之銘曰

有縣惟壯延陵故疆有士惟美德蓋于鄉問其鄉人德如之何口不能言惠我則多惟彼宵人好行不義義不可行發其內愧仁厚之事介直之聲施于有政止於家

庭彼有政者竊位與禄孰使鄉人相向而哭惟古隱逸風𠇺猶存後有過者式兹墓門

姪孫健埋銘

惟吾兄本齋府君有子曰齋齋有子曰健生有美質自為兒童不好嬉戲凝重如成人稍長習舉子業日從經師游既冠且娶俄得疾家人見其素壯尤善飯易之其妻之父名醫也診其脈驚曰是不可救越三日果死弘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也年甫二十一其父與母張

氏痛健早世不忍即葬以又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始葬于南横山之北祖墓之旁健娶王氏遺腹生一女往予居家見健向學不懈及視其所業可進謂他日必能繼取科第而何負吾望耶𤀹以書來欲得一言為埋銘銘曰

物之成毁皆有數存汝質雖美能永其身其藏其瞙以無傷其親

黄和仲墓誌銘

弘治己未冬和仲以太學生謁選吏部館予家明年夏得疾逾月加劇醫不能治或勸之曰銓法不願任職者例授一官榮身君當得州佐於君意何如和仲謝曰吾自束髮蒙朝廷造就至今曾不効一日驅馳之力以報厚恩又徒叨命服之榮以嬉游鄉里間耶會其友柳貢士子學將南還則勸之還家就醫藥竟從之予視其病勢為治棺納舟中行至德州以庚申十月六日卒子學為斂如禮返柩于家以辛酉九月九日葬于吳縣薦福

山先塋之次和仲諱箎字和仲自號夷齋姓黄氏世為吳人父克禮母徐氏生二子長曰塤早卒其次為和仲幼入郡校從予學與故觧元賀君其榮今僉都御史陳君玉汝同講習累應鄉舉不偶乃貢入南雍久之歷試留務俟選家居者又數年常自嘆其衰不得久仕豈意遂不仕耶然使和仲仕其才未可知若其清慤謹畏稱為良吏可知也其平生擇言而發擇事而行又人必擇而交雖杯酒相歡坦然忘形其中介然者固在往時郡

守李公聞其賢延為塾師僚佐皆遣子弟來學和仲出入官署深自晦匿人不知為太守客也治家秩秩有條雖一飲食不苟家臨市中遠商與鄰往往以白金相託率不封識蓋人服其信義如此娶同里王氏有內助功子男三人曰鶴娶盛氏宋文肅公度十七世孫曰鵲娶孔氏宣聖五十九世孫曰京尚幼女一人許適劉穀孫男三人曰堂曰閎曰某女五人先葬鶴鵲具書來乞銘自予聞和仲卒惜其志鬱弗少伸又恨其死於道路不

於我殰爲之流涕今其孤寡纍然在室忍無一言以助其喪乎和仲卒年五十九此所以自歎其衰者銘曰身不即仕傷哉即死仕不徒名死而猶榮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誌銘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一夕病作暴卒士大夫相與痛惜之其尤厚者則往哭之若武弁軍校亦多有嗟歎聲噫君居官不以聲勢臨下直沉靜耳何以得於人者如此蓋君爲人清而不激公而且恕勤勞而不以爲

功誠恪而不以為德惟其久任而人信之文武選對設
自前代已然至國初右武尤重其事百餘年來武以世
官傳歴既置所謂黄簿者藏于天府專官清理然其人
升降改調罷革宥復與新舊繼絶例紛然如毛率難于
事選者且其人往往附勢冒功勢家多為請託君輙遜
謝之曰法如是耳有言武官冗食坐敝天下當盡革旁
支承襲者君白于尚書馬公曰此非律例意合稽其本
支凡出立功授職之人後者仍得承襲餘當如所言他

日又有旁支乞請者君復謂此輩久隷官籍若援近例一旦斥絕彼安所歸乎況今行伍缺乏尚欲募人補充若授其人以一隊長令本衛食糧操練庶兩便又一武官子某甲未及承襲犯強盜而死其弟乙年幼告優給於例犯強盜者子孫不得承襲君以為甲為盜且未授官乙固非為盜者子孫不得援舊例然亦其弟也不稍抑之則無以示戒宜視其父職降一級食優給俟其長襲所降官馬公韙其議悉奏行之遂著為令他所議定

者尚多會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可超擢者公遂以君
名上然尤重其去留以為助者久之不意其竟止此也
公以是尤惜之君諱愷字企元姓陳氏世為蘇之崑山
人居邑之東太倉有衛學君少游其間從易師習舉業
成化戊子登應天府鄉舉纍試禮部不偶益力學自奮
甲辰竟擢進士第弘治戊申初授主事癸丑陞署員外
郎是冬實授乙卯陞署郎中丙辰實授進階奉政大夫
蓋任武選者十四年卒年六十時辛酉二月七日也曾

祖福一祖潁俱不仕考傑以公貴纍贈武選郎中妣龔氏纍贈宜人君娶許氏封宜人二女長適學生魏瓛次許贅查玄復故孟津教諭若庸之子俱庶出以從弟㮨子苙為後從治命也於是㮨聞訃來扶柩歸將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城西姚涇先塋之次持狀來乞銘予與君同舉於鄉相知三十餘年銘實宜為狀為君同官劉君珽所著而翰林修撰毛君澄君之鄉姻也復以書來所以互述君之賢者甚備夫居鄉有行鄉人知之惟

其居官容有不知者故畧及其一二事云銘曰
貌之黯然若有憂思人所知者韭以其私不見其人亦
已踰時哀此孤寡蕭然繐帷家有嗣續禮亦宜身為正
郎官不早賢哉有譽其永垂

劉美存墓誌銘

劉儆美存資端謹幼即不好嬉戲有餽以鴿令畜以弄
者固卻之獨好書冊長游吳學居諸生中治進士業輒
合程度舉于鄉屢不偶然無嗟怨聲事其父都憲公其

母李恭人甚得子道都憲公仕于外代理家事事紛至于前處之裕如也其有喪不能舉或為持券假貸意其耻也陽辭之他日袖白金潛往為助且戒無令人知其人感德竟不能隱人知其心之厚也其年三十三俄以疾卒稍相知者皆痛惜之曰美存為人不宜致夭而何以得此於是都憲公廵撫蜀中得凶問惛絶投牀下即日引疾歸歸而撫其棺大慟曰兒果逝耶吾不可不暴吾兒之行乃自叙述來請盖予與都憲公相知久因知

其子之賢痛惜尤甚忍無一言以慰之耶劉氏之先出清江宋名臣原父之後七世祖持矩仕元為行省都事始徙新淦高祖雲芳國初編戍于蘇雲芳生迪吉迪吉生謙海謙海生宗正宗正生三子其季曰纓即都憲公公既貴纍贈其父太僕寺少卿母張氏纍贈恭人娶恭人李氏生一子即美存美存娶諸氏為曹州同知祥之女生一子曰過聘彭氏二女長許嫁張某次許嫁林某皆仕族其生以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卒以弘治十四年閏七

月十九日以明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縣上金灣之新阡銘曰

才也則成不成乎名不成何由委命勿爭有身則傾有志不行亦幸有子尚待其成以慰平生孰非茲銘

沈府君墓誌銘

邑人沈綱聞其父翠雲府君之訃走予告曰綱客居都下久矣吾父病曾不得一日侍此終身痛恨者今將歸治葬如獲一言為銘則綱於臨穴之際尚可以逭罪也

盖綱之妻寔予亡妻陳淑人之姪女故有是請焉府君
諱孜字文慶别號翠雲世為長洲人而家比虎丘為著
姓大父友之在永樂宣德間巡撫大臣以吳中賦厚方
重糧長之設友之於時已為郡縣所推擇父行娶王氏
生府君少為縣學弟子治易勤苦後以父沒而母更老
度不可遠仕遂謝歸以農隱而或業賈以養生性篤實
不事華靡與流俗相違治家尚節儉故能保其業待人
以謙恭故能處乎衆至其奉身之全畏法之至故姓名

不挂於訟牒里人以善士目之其生永樂甲辰仲冬廿六日其卒弘治丁巳季冬廿四日以卒之又明年己未孟冬廿八日葬于武丘鄉衣家浜先塋之次娶魏氏宋文靖公九世孫子男二人長即綱娶陳氏次曰紀娶姚氏繼吉氏女一人適張瓛孫男三人元吉元利元貞女二人銘曰

際太平之時望中壽之域身既克全志何所鬱歸於兹丘其永無隍

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縣知縣王公墓誌銘

弘治十六年二月三日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縣知縣王公卒其子吏部右侍郎鏊聞喪去位上曰茲朕經筵日講官也宜有以慰其哀乃命有司諭祭公及造墳安葬皆視三品禮鏊感激謝恩已將歸治葬奉僚友今南京兵部尚書河東韓公狀授其友吳寬以墓銘請寬於王氏有契義敢不諾公諱琬字

朝用以字行姓王氏蘇之吳縣人在宋建炎初居東洞庭山葢三百餘年于此族甚衆至以王名其所居巷公之曾祖曰廷實祖曰彦祥考曰惟道惟道偉然有大度讀書尚禮義生三子公其季也幼則羸而多疾正統間有司選縣學生貟里中子弟皆走匿公獨請入學時年二十一矣自以學後時耻不及流輩感憤奮發其刻苦有人所不能及者屢舉于鄉不偶遂貢入太學久之試事畢授知湖廣光化縣光化隣荆襄至則值寇亂初定

居民未蘇極力安輯而貲客往來有事于所謂太嶽者猶徵求無虛日公不忍重困其民靳不多與皆不滿意而去又山谷流民萬計大臣盡驅出境至焚其廬舍以絕之公獨招徠其人上官已不悅後朝廷知驅民非計遣都御史原公巡撫公承意指肩輿入山諭民所以安輯之意民相率而至乃悉編其里社仍緩其賦役以生養之皆帖然從令縣既無事即興學校更募民習射定賞格以為防守計上官以為迂滋不悅在任三年適其

子以進士及第入翰林曰吾有子已仕矣遂乞休致歸築别業于郡城西自號靜樂居士公質似魯而識甚明力似懦而行則果其與人或忤亦惟其性之直而不詭隨也少時讀書有法每見子弟語之至於養生有道則獨得者為多亦不自秘也嘗考其先世可信者修為族譜若父祖没久猶欲以死相從人尤稱其孝者葢其配葉氏卒以先塋隘别卜地而葬且數年矣後見其子官吏部以生或被封没當得恩典不忍與其妻獨受撫以

光于前人也乃還葬其配于先塋至是以公合而祔焉
竟如其志公初以其子賢進階文林郎再封右春坊右
諭德復至今封配葉氏累贈恭人子男四長銘次即鏊
次銓府學生次鏐女三適某某孫男八曰某某女四曾
孫男二女一公老益彊一日忽盥櫛更衣夜半翛然而
逝享年八十四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蔣塢蓋先塋云
銘曰
震澤西望有山鬱然王氏居之歲久而蕃世有隱德其

德則厚不食其報以貽其後公蚤奮志蕲取科名終焉入仕以惠黎氓言與時違事與志戾顧其後人已顯于世吾德未究亦有所貽植槐于庭世德可追爰受其名復享其禄考終而藏吉日惟卜惟此塋域列于左昭吾親在兹其樂陶陶豈惟樂焉亦既榮矣敕葬有光百世無涘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墓誌銘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以天順三年致學事而歸歸

二十年而卒既葬亦二十三年矣其孫桼始遣其弟蔣不遠六千里步至京師以書授其學故諸生吳寬曰先大父臨終命諸子以墓銘為屬不幸諸子相繼沒其責在桼等又皆孱弱不振因循至今罪甚大也茲敢奉治命以告寬聞之惻然感歎曰先生吾郡賢師也寬幼受教益其何敢忘按臨安知府王公佐狀曰劉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代有顯者其後子孫居泰和株林再徙吉水夏朗為邑中名族五世祖天聲登宋咸淳乙丑進士

第終桂陽軍教授天聲生益厚益厚生維徳世治尚書在前元竝隱不仕維徳生禮當國初行科舉一試有司不偶居家教其子纘竟登鄉舉纘娶曾氏是生先生諱諭字體信自號信菴少與從弟故翰林學士文介公儼同學于家勤苦特甚永樂丁酉與文介聯登江西鄉舉宣徳癸丑中乙牓授山東樂安縣學教諭連遭親喪服闋改浙江蕭山秩滿始擢教授于蘇秩再滿請老得致仕成化初遇詔恩進階登仕郎先生深於經學所至教

人孜孜不倦樂安蕭山士初未好學自經先生指授科第始盛故大學士劉文和公實出其門且有首冠鄉舉者於是湖廣秋試禮聘校文鑒别既精士皆歎服蘇為大郡缺教授吏部以先生擬奏人以為稱至則知其學為范文正公所建而胡安定朱樂圃兩先生嘗居師席曰吾敢有愧于先哲哉於是先生亦老矣為教愈篤日必坐堂上為諸生校課業往往手自改削而擇其尤秀異者列侍考校不使暇逸夜則令宿齋舍猶為講解疑義

不輟其語人必以禮義廉耻為先以吳俗少儉質有服飾華美者輙戒之人知先生得師道一時有自外郡遣子弟來學者郡守重之入學與為賓主禮暇則以詩篇相倡和而提學憲臣亦不以官屬遇之先生孝友人也初仕樂安親尚在得一美衣食必遺人緘奉弟體實為安肅訓導沒于官徒行護喪還鄉嘗以其族大親修譜牒刻印畢家給一冊即毀其板曰毋為他人得之以亂吾家世也經學之外為古文詞典雅得法有曾王遺意

所著有南園集歸田録若干卷其好學至老手不釋卷
迨致仕家居猶爲子孫授業云先生以成化丁酉十二
月三日卒享年八十五後五年壬寅葬于里中桂源東
坑初娶張氏鄉貢進士持永之女繼娶蕭氏進士應昂
之後皆有賢德子男四人曰範配紀綸範紀竝縣學生
女一人適張耆德孫男十人曰蓬杰柰廣本府蔣廪蘭
度女六人俱適仕族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古有經師在漢爲盛口授其詞書維伏勝劉之傳經自

宋天聲五世不絶曰為先生幼處于家克傳其學出以所傳覺彼後覺先生為教先之以身不戲而恭不慢而寅講授有條亦維善誘諸生得師賴以成就蘇學在昔有胡有朱後五百年合其範模曷不久留終惠學者吾老將休往投鄉社諸生之後寬恭在焉年稚而愚實聞斯言自伏以來多躋壽考天厚其躬見此一老壽終于寢哀動其鄉桂源卜吉以固其藏春雨秋霜墓木拱矣家仍多故孰傳其美先人之責諸孫是圖琢石宜書寬

維其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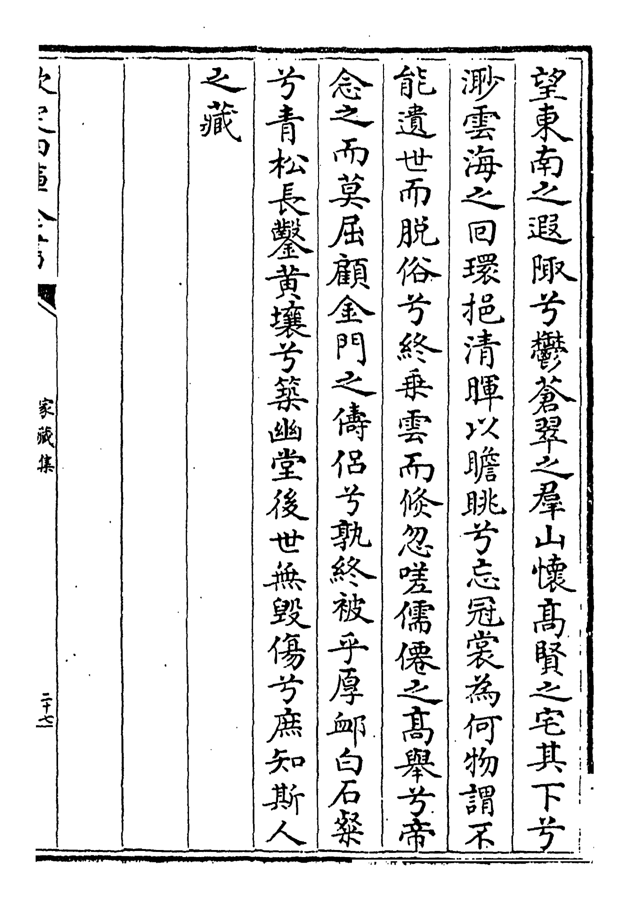
明故通議大夫資治尹太常寺卿任公墓誌銘

公諱道遜字克誠姓任氏其先鄞人也曾祖觀貴國初長鄉賦輸賦後期謫戍溫州遂為瑞安人觀貴生傑傑生公穎悟不羣七歲能賦詩作字徑數尺有法宣德甲寅有司以神童薦于朝年甫十二耳宣宗皇帝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殿續學供給甚厚未幾命為國子生景泰庚午初授順天府照磨仍以書藝供奉

公不圖倖進每九年考最輒進一秩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寺卿仍考最食從二品俸凡歷仕四十年供奉勤慎未嘗有過弘治戊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甚懇蒙賜致仕而歸盖家居十六年以癸亥八月十七日卒享年八十二公為人清心寡欲於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賔室無長物翛然如衲僧興至弄筆翰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吟詠發舒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禁近者因自號坦然居士又號八一道人亦可見其

平生矣嘗著書一編推性命之原窺造化之妙有邵康節觀物遺意名集雲山樸語録集雲山者公所居之處也自秘其書不妄示人公既歸貧而能守愈自高潔惟日登樓以雲山自娛未嘗一造郡縣門前郡守文侯林鄧侯淮重其風節數遺縣令高賔存問周卹以尊禮之公臨卒無一言及後事發其篋幾無以為歛祖父並贈嘉議大夫太常寺卿祖妣吳氏妣沈氏並贈淑人配孫氏封淑人孫氏出同邑名族為徽州守其之女賢惠多

材藝與公處至老相敬如初先公三年卒年七十七生女一適孫某又庶女一適鮑某公官三品例有郵典於是公所養子永春永和走告于朝蒙遣令郡守李侯端諭祭及造墳安葬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與孫淑人合葬于某山之原公居京師時與予特相好屢過予焚香清坐竟日忘返及公得請去數致書問訊山川遼絶恨不復一見也知公葬有日乃為書此刻石然公亦豈圖是哉特盡予之情且以為後世告爾銘曰



望東南之遐陬兮鬱蒼翠之羣山懷高賢之宅其下兮渺雲海之回環挹清暉以瞻眺兮忘冠裳為何物謂不能遺世而脫俗兮終乘雲而倏忽嗟儒僊之高舉兮帝念之而莫屈顧金門之儔侶兮孰終被乎厚卹白石粲兮青松長鬱黄壤兮築幽堂後世無毀傷兮庶知斯人之藏

家藏集卷六十四